



白水州

桐江学术丛书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历史 上 的 人 与 事

QUAN ZHOU LI SHI SHANG DE REN YU SHI

齊魯書社

白 水 州

历史 上 的 人 与 事

QUAN ZHOU LI SHI SHANG DE REN YU SHI

淮陰師範學院
圖書館藏書章

桐江学术丛书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淮阴师院图书馆 1501214

齊魯書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泉州历史上的人与事 / 陈笃彬, 苏黎明著. — 济南:
齐鲁书社, 2010.12
ISBN 978-7-5333-2479-7

I. ①泉… II. ①陈… ②苏… III. ①泉州市—地
方史 IV. ①K295.7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43735 号

泉州历史上的人与事

陈笃彬 苏黎明 著

出版发行 齐鲁书社

社 址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39 号

邮 编 250001

网 址 www.qlss.com.cn

电子邮箱 qlss@sdpress.com.cn

印 刷 山东新华印刷厂

开 本 650×960/16

印 张 22.25

插 页 2

字 数 310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33-2479-7

定 价: 47.00 元

本书由“泉州师范学院桐江学术丛书出版基金”资助出版

自序

泉州是历史文化名城，自有不同凡响之处：曾经的东方第一大港，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巍峨矗立的东西双塔，“天下无桥长此桥”的五里古桥；奇异的泉南佛国，当之无愧的宗教博物馆；南派戏剧的重要阵地，唱成音乐活化石的南音。

于是，历史的解读，往往围绕这些而显得颇为精彩绚烂：海滨邹鲁，满街皆是圣人，人文之盛，甲于闽省，四海人文第一邦！既是精彩，自然能够动人，乡亲们不能不为之激动，为之自豪！

可惜，这只是历史的部分，而不是全部。即便是光彩夺目的历史，也不乏令人沮丧的暗影。在泉州的精彩历史背后，同样有着这样那样的一些无奈。

土地奇缺，生计无依，是孤苦农民的无奈；犯禁下海，冒险贩私，是经商者的无奈；十年寒窗，一枕黄粱，是大多读书人的无奈；宦海无常，毁誉不定，是许多求官者的无奈；痴迷鬼神，苦恋风水，是整个社会的无奈！还有，吏治的黑暗，天灾的肆虐，思想的迷茫，语言的尴尬，世事的铺张，械斗的风行，等等。

诸多无奈，是那样引人注目，曾惹得不少国人热切关注，不断品评，甚至令朝廷百官喋喋不休，令皇帝老子肝火大动。不少乡亲，亦曾为此郁闷苦恼，扼腕叹息。只不过，当今的乡亲，知晓这些的似乎已经不多了。

因为，人们更愿意显示精彩，不愿显示无奈。精彩是喜剧，无奈近似于悲剧。精彩带来欢乐，逗人高兴；无奈有煞风景，令人大不愉快。如此，显示精彩，自然更有劲儿，显示无奈，往往就没了情绪。

可是，把历史简化成只有精彩，快乐固然快乐，不免有些偏颇，似乎还有点害处，让当今的乡亲，以为这就是家乡的往日，代表了老祖宗的过去。于是乎，说一说历史上的无奈，也就有了一定的意义。由此出发，本书叙说泉州历史上的人和事，说到的无奈之事就偏重了一些。或许，正是因为有了精彩与无奈的交缠，方可彰显出历史的魅力。

叙说无奈，不是为了吸引眼球，更不是给家乡历史泼污水，往老祖宗脸上抹黑，而是对历史的尊重，对祖宗的敬畏。

品味无奈，也许可以更全面地了解历史，从中得到某些有益的启示，进而明白需要弘扬什么，抛弃什么，因为，历史记录的是过去，照耀的是现在，预示的则是未来。

当然，说些当年的无奈之事，可能不那么赏心悦目，可能比较烦闷比较沉重，可能有些人没有多大兴趣，颇不以为然，感到窝心和扫兴，如此，亦是笔者的无奈了。好在我们已出版过几种叙述泉州古代文化的书，可用以搪塞一下仅愿意看到泉州精彩历史的读者罢！

作者

2010年6月

目 录

一	乡音难改的异乡客	001
二	犯愁的北上求官人	010
三	不懂官事的为官者	020
四	吕惠卿骂名的来路	030
五	蔡确的得意与失意	039
六	张瑞图的阉党乡亲	048
七	无处喊冤的洪承畴	057
八	自找麻烦的郑芝龙	066
九	万正色的无言结局	075
十	李光地的生前身后	083
十一	施琅的不幸与万幸	092
十二	横议遭横议的李贽	101
十三	人气出奇高的朱熹	110
十四	不归家的异端游子	119
十五	惊天动地的大孝子	128
十六	芳名垂青史的烈女	137
十七	高惠连毁州学之后	146
十八	书山寻路的读书郎	156



十九	悲喜交加的科考生	165
二十	文人墨客们的活法	175
二十一	香火中的泉南佛国	184
二十二	上帝与宗教博物馆	193
二十三	鬼魂满天众生怵怵	202
二十四	神秘兮兮的风水地	211
二十五	少了点灵气的文学	220
二十六	多了点神气的戏剧	229
二十七	唱成活化石的南音	238
二十八	未必是真爱的拼搏	247
二十九	东方大港热闹背后	256
三十	驰骋四海的走私船	265
三十一	倭寇队伍中的汉民	274
三十二	想象中的滋润日子	283
三十三	俭啬又铺张的民风	292
三十四	不寻常的宫式大厝	301
三十五	家族的那些风光事	310
三十六	皇帝也窝心的械斗	319
三十七	迁延台湾的分类斗	328
三十八	番仔与北仔的郁闷	337
主要参考书目		346
后记		349

一 乡音难改的异乡客

泉州人说不好普通话，或者叫官话，这是神州大地广为人知的事，亦是泉州人心中的隐痛，它曾让不少泉州人颇感尴尬，颇感无奈，甚至颇感羞赧，痛心疾首。只不过，当今的泉州人，大都以为这是近现代才出现的问题，殊不知，历史悠久也。

这种尴尬之事发生于何时，考究起来已不大容易，有研究泉州历史的学者认为是在明代，实际上，要远远早于这个时候。至少，从北宋初期开始，这问题已显得颇为突出，这是有正史记载为证的。《宋史》中，就明明白白记有这样的难堪事。

据《宋史·刘昌言传》载，五代末，泉州南安有个叫刘昌言的人，外貌虽然不咋样，可人挺聪明，头脑好使，诗文也写得漂亮，文词华丽。陈洪进据泉州时，欣赏其才华，招入官邸，充当副官，掌管机要文书。北宋初，陈洪进准备归顺大宋，让刘昌言先陪儿子陈文显以纳贡为名，探探行情。刘昌言很好地完成领导交给的任务，还得到宋太祖的亲自接见与慰劳。公元983年，刘昌言考中了进士，起初只授个小小的判官职务，后因得到宰相赵普的赏识，认为很有当官才能，极力向宋太宗推荐。太宗召入朝，与之交谈，刘昌言才思敏捷，口若悬河，妙趣横生，又能揣摩皇帝心理，投其所好，捡些好听的话说，太宗很是受用，连续谈了三天，天天谈到深夜。事后，太宗对人说：刘昌言这个人呵，确实是长得不怎么样，不过，若是要以貌取人，那就失去一个人才了！刘昌言于是官运亨通，拜起居郎，赐钱五十万，接着，两个月内，

官至右谏议大夫、同知枢密院事，可谓是皇帝身边的部级大官了。

可是，麻烦事也跟着来了。朝中文武大臣，眼见他突然受宠受重用，成了直升飞机式干部，很不服气，很有些嫉妒，开始群起而攻之。攻击当然要找软肋，省力气又容易达到效果，而大臣们也很快就找到两条：一是拿语言说事，“短其闽语难晓”，就是说，他那带有浓浓泉州腔的官话，实在让大家听不懂；一是拿个人道德说事，“短其委母妻乡里，十余年不迎侍，别娶旁妻”，说他出来当官十多年，不但没将母亲及妻子接到身边侍奉赡养，仍将她们扔在泉州老家受苦，且喜新厌旧，又在外面讨了个小老婆。两条都是明摆在那里的事，就看皇帝怎么处置了。

宋太宗此时正宠爱着刘昌言，自然不会轻易接受大臣们的这些浑话。于是，关于家事，太宗下了一道最高指示，让刘昌言将母亲及妻子接到京城，泉州要为之提供购买服装的费用，沿途各县要为之提供食宿。至于那烦人的泉州腔官话，皇帝更是干脆，斩钉截铁地说：“惟朕能晓之。”就是说，刘大官人的官话，你们这些庸人都听不懂，可我听得懂啊，也只有我这英明的皇帝才听得懂，奈何？你们想找麻烦，不可以！

这里，有一点很值得怀疑：宋太宗是否真的听得懂刘昌言的官话？看来也未必。可是，既然至高无上的真龙天子硬说他听得懂，识相的大臣们还能再啰嗦什么？尽管，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可能真的听不懂，而且，皇帝似乎也承认这是事实，可是，不管听得懂听不懂，只好暂且闭嘴，继续享受刘昌言的泉州腔官话。太宗皇帝的撑腰，确实让刘昌言暂时松了一口气，不过，反对派对他官话的攻击，确实也弄得他颇为受伤，感到自己升迁太快了，整天诚惶诚恐，提心吊胆。

更为重要的是，不满的大臣们既然盯上他，就不会轻易放过他，嫉妒之心不仅没消除，反而更为浓烈了。站在他们的角度，似乎也不无道理，因为，刘昌言官升得太快了，而官话却讲得那么差劲。一个从南方滨海那个蛮荒之地来到京城的人，一个既没有显赫军功也没有特大政绩的人，一个连官话都讲不清楚的人，凭什么得到皇帝的如此

宠幸，一下子获得如此之高的官位？这让他们很不高兴。尽管，刘昌言的诗文写得很漂亮。诸如，初次参加进士考试落第后，曾作一诗，落句云：唯有夜来蝴蝶梦，翩翩飞入刺桐花。传诵一时。宋初的知名文人王禹偁，曾有赠诗云：酒好未陪红杏宴，诗狂多忆刺桐花。亦传诵一时。可在大臣们看来，那算不得一回事！

果然，刘昌言不久还是倒霉了。这倒霉，主要倒也不是因为官话，而是与大臣赵赞不清不白的关系。他与赵赞一贯友好，曾极力为之举荐，赵赞被诛，他自然脱不了干系。当太宗提出，某些大臣与赵赞关系不一般，需要说清楚，他只好主动站出来，跪在皇帝面前承认了，并称自己有死罪。太宗倒也没马上治他死罪，甚至还给予安慰。不过，从此开始讨厌他的为人。于是，刘昌言被贬出京城，出知湖北襄州，再徙知荆南府，郁郁寡欢，五十七岁就离开人世了。而他倒霉之后，赵光义也不再讲“惟朕能晓之”之类的话了。

应当说，《宋史》关于刘昌言上述之事的记载，出发点并非要讲他的官话问题，而是要说明他与太宗及大臣们的复杂关系，不过，无意中留下了一个关于宋代泉州人的官话记录。那么，宋代前往中原的其他泉州人，是否也有这种尴尬？恐怕不能排除。当然，他们或许官话讲得好一点，或许与北方的大臣们没有那么大的利益纠缠，故史书也没有留下这种记录。但是，可以肯定地说，刘昌言不会是个特例！

宋亡之后，元王朝存在的近百年间，泉州人似乎暂时摆脱了这个烦恼。只是，这主要并非泉州人的官话水平有了极大提高，而首先是因为元朝朝廷上几乎就看不到泉州人的身影，加上蒙古人一统天下，蒙古语成为主要的官话，包括中原地区的汉人也得学习蒙古语。泉州人与中原人变成站在同一个水平线上，彼此之间的语言交流，无论能否很顺畅，在蒙古贵族看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中原人的优越感也派不上多大用场。

朱元璋建立大明王朝后，汉人重新掌控天下，政治中心依然在北方，端坐在朝廷中的那帮文武大臣，依然以北方汉人为主，泉州人的语言尴尬又显现出来了。按《明史·李廷机传》所载，明朝开国后

二百年，闽人除明初有杨荣、陈山两人入阁外，再没人入阁，而泉州呢，甚至一个也没有，而其原因，竟然也是“以语言难晓”。就是说，从皇帝到北方的大臣们，都听不懂泉州人以至福建人的官话，使泉州人的仕途受到严重阻碍。

这种情况，直到明代后期的万历年间，才发生了某些变化。晋江人李廷机，首先打破了这种局面，以顺天乡试解元，会试又第一，殿试第二的榜眼身份，进入朝廷，从编修、吏部右侍郎、左侍郎，一步步升迁，终于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的身份，与福清人叶向高一道入参机务。随后，又有张瑞图、蒋德璟、黄景昉等人，相继入阁。

李廷机的官话讲得如何？《明史》并没明载，可能比较好点，也可能仍然颇为糟糕。而从《明史》的那段话看，泉州李相国的官话，显然也是被视为土腔而难晓的。至于蒋德璟、张瑞图等人的官话，虽然《明史》同样没有说明，不过，《泉州府志·拾遗》倒是有段记载，明确指出：“蒋公语微带乡音。”从这话可以窥见，蒋德璟的官话，存在明显问题也是确定无疑的，尽管还不是很严重，或者说是泉州人自认为问题并不严重。

那么，万历以后，这些乡音难改的泉州人，为何能够入阁？主要原因在于，此时的明王朝，已是积弊难返，病入膏肓，风雨飘摇，黄昏日近，大厦将倾，无材可支。诚如《明史·蒋德璟传》所言：大明王朝的末代皇帝崇祯，在位仅十七年，辅佐身边的宰相级人物即入阁大学士，前后也有五十多人，可这一大帮人中，真正有才干能帮点忙的也就那么几号人。大厦已岌岌可危，眼见就要垮掉，想靠这么几个人把它撑住，谈何容易？国家已陷于绝境，可用的人才也已枯竭，这乃是各种弊端长期累积的结局！而几位入阁的泉州人，官话虽讲得不怎么样，才能均非同一般，算得上是当时的精英了。如此，朝廷一时也就难以有那么多的讲究了，也就给这些泉州人提供了一个出人头地显示身手的机会。蒋德璟的入阁，就颇能说明一点问题。按《泉州府志》的说法，他虽语带乡腔，可偏偏又遇上一位跟宋太宗一样的怪皇帝，崇祯皇帝“偏以是喜之”，偏偏喜欢这种怪味的官话。不排除

崇祯有这种另类的爱好，只是，客观而论，崇祯赏识蒋大学士，恐怕主要还不是他的怪味官话，而是突出的才华，以及对皇帝的忠心耿耿。按《明史》所言，他不仅很忠诚，且学问渊博，熟悉历代典章、河漕水利，对九边要塞深有研究，曾编纂著名的《御览备边册》，进呈崇祯，对加强边陲防守具有重要价值。

事实上，整个明代，在大多数北方人的眼中，泉州人甚至所有福建人的官话，始终仍是那么难懂，不敢恭维。明代，曾任福建提学副使的浙江人王世懋在其所著的《闽部疏》中，讲到福建的语言时，就说：福建人的语言难懂啊，而在福建人当中，从福州到泉州的沿海一带，更是难懂！看来，当时的北方人，实在听不懂泉州人的官话，可能是事实。

清王朝建立后，满族人主政了，泉州腔官话的尴尬景况不仅没有得以摆脱，反而更为糟糕，糟糕到连皇帝老子也公开发话，怒气冲冲地指责包括泉州人在内的福建人，要求好好加以改进，学好官话。

据《清世宗实录》载，1728年9月，雍正皇帝以手谕的形式，诏告天下，大谈福建人与广东人的官话问题。他先指出官员讲好官话的重要性：官员有治理百姓的职责，讲话必须让大家都听得懂，才能很好地进行交流，熟悉民情，从而履行好职责。接着，皇帝话锋一转，直指要害：我每次接见大小官员，所有官员在陈述履历时，只有福建及广东两省籍的官员，仍然带着浓厚的乡音，无法听得明白。这些人都已列入官籍，已通过吏部的任职考核，可在陈述问题时，讲的话还是让人听不懂，如此，到各省去当官，怎能在宣读训谕与审断词讼诸方面，都说得清清楚楚，让百姓听得明明白白，进而解决好各种问题呢？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就要通过吏员上传下达，必然会有添枝加叶，甚至是胡言乱语，百弊丛生，而事情的处理往往无端被贻误。更进一步说，这两省籍的官员，讲话都让人听不懂，别说到其他省去当官，无法深入了解民情，就是让他们当普通平民，肯定也无法明白长官所讲的话。所以，问题实在是非常的严重！雍正讲得句句有理，讲得肝火越来越大，讲得福建及广东的为官之人颜面尽失，无地自容。

雍正皇帝是个聪明人，他也知道，冰冻三尺，的确非一日之寒。他说：语言是从幼年开始就学习养成的，要一下子加以改变，委实不容易，得慢慢加以教育引导，经过较长时间才有效果。于是，这位明白的皇帝，又语重心长地教导说：应当命令闽粤两省的总督巡抚，让其转告所属各府州县各有关部门及教育界官员，广泛宣传，多方教导，务必使大家都讲好官话，让别省的人都听得懂，不可再像以前那样，带着浓浓的乡音。如此，将来我再在朝廷中接见，他们就可把话说得清楚，而到别省去当官，也容易与各方沟通，容易熟悉民情了。雍正指出了这条光明大道后，并未就此罢休，不久，又发出最新指示，提出一个学好官话的更具体办法：命令两省督抚，于所属各州县开设正音学院，作为读书人及平民学习官音的场所。

雍正觉得这样还不大放心，因为，如果人们不积极学习，怎么办？于是，不久之后，他又抛出了一道杀手锏：命令福建及广东各地的有钱人家，聘请官话讲得标准的人当老师，教导自己的子弟，并以此推广官话。以八年为期限，如果还说不好官话，生童暂停童试，生员暂停乡试，并暂停监生考试资格。先把官话学好，否则，不让参加科举，这真是绝招了！也真难为这位皇帝，日理万机，竟有心想来关心这件事，且如此高度重视，想得如此周全，简直要操碎心了！

皇帝威权盖天下，一言九鼎。既然雍正把问题看得那么严重，认为这事不好好解决，福建及广东两省的人，不仅当官无法履行职责，甚至当合格的平民都有问题，而且，他又有明确的配套措施。于是，朝廷有关部门闻风而动，立即制定了推广北京官话的更具体办法，严令两省督抚与学政，在所有用方言进行教学的地方，让有钱的人家，先从附近聘请北京官话讲得好的人，作为老师，教导子弟，推广北京官话，以八年为限。八年之后，童生还不能讲好官话，府州县不能送他们参加学政主持的秀才考试；生员、贡生、监生还不能讲好官话，暂停举人考试资格，学政不准让其参加乡试；举人不能讲好官话，暂停进士考试资格，布政使不能让其到京城参加会试。等这些人的官话能讲得通畅明白后，再准予参加考试。

皇帝尖刻辛辣的最高指示，本身已足令泉州地方官们惴惴不安诚惶诚恐了，而以科举进行挟制的政令，更让他们两腿打颤不能不高度正视了。因为，科举不仅是读书人的



泉州百源清池

命根，也是地方官政绩的重要标志，不让科举，那还了得？于是，泉州也同福建其他地区一样，热烈响应，雷厉风行加以贯彻，府县纷纷开办正音书院，一般是每县一所，有的甚至不止一所，永春就有两所。当时，作为府治兼晋江县治所在地的泉州城内，竟然一下子开办了四所，分别位于百源庵、承天寺、铁炉铺和奉圣铺。这种正音书院，教学内容主要就是北京官话，教师从北方聘请。诸如，惠安的正音书院，礼聘江西贡生罗其宿掌教。安溪的正音书院，聘请江西候选教职徐世宾主讲。永春县的正音书院，聘请浙江仙居贡生郑先行主持教事。

如此，煞有介事地热闹了一场，效果又怎样呢？史书没有明确的记载，似乎，并没有取得预期效果，因为，这些正音书院似乎都颇为短命，大多在开办不久之后就草草收场了。

无论这场正音运动效果如何，有一点却是没有多大疑问的，那就是，泉州人的官话，还是没有从此见好起来，直到二百多年后，依然如此，所以，依然摆脱不了尴尬。

人们记忆犹新，20世纪60年代，泉州惠安人陈伯达，凭着那顶“红色秀才”的高帽，加上受到赏识，一度阴差阳错地跻身到国家最高领导层，成为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位列中共中央第四位，这当是有史以来泉州人在中央政府中位置最高的人物了，也让

泉州风光一时，知名度大大提高。

可是，语言是有相当牢固的稳定性的，俗谚有“离乡不离腔”的说法，实际情况确是如此。泉州这位老乡，尽管少小离家已有几十年了，也很少回家乡，可乡音难改，那个官话始终也还是没学好。虽然，毛泽东他老人家可能听得懂，毕竟共事三十多年，可周围很多人听不懂。于是，大场面讲话，诸如接见红卫兵代表什么的，经常需要有人将泉州腔官话译成北京官话。幸好，总还是有人懂的，据说，有些懂泉州方言的官员常为他充当官话的翻译员。

陈伯达后来垮台了，主要原因，当然不是因为泉州腔官话，可在他倒台之后，他的泉州腔官话同样成为人们嘲讽的口实，时至今天仍留传着这方面的不少笑话，诸如，他把“这个”说成“急国”，把“菩萨”说成“不杀”，毕竟与普通话标准音相差太多了点！

如此看来，泉州人的官话尴尬，竟是一种千年尴尬了！

泉州人有充分的理由感到郁闷，因为，唐宋以来的官话，实际上在不断变化，每个朝代的官话原来也都只是某种方言，后来，使用这方言的群体居于主导地位，牛了，这方言也就成为普通话，成为官话，别地的人都得以此为标准进行正音。而泉州人的闽南语，似乎也曾是通行官话，是更古老更正宗的官话。因为，老祖宗来自中原河洛地区，闽南话被称为河洛话，是古代黄河、洛河流域的语言。秦晋以后，老祖宗从中原不断移居闽南，带来河洛晋唐语言，甚至是更早的汉晋语言，成为闽南的方言。闽南偏安海隅，这语言很少受到冲击，世代相传下来，没有多少改变。这也是许多语言学家公认的。语言学家钱大昕就称，闽南话保留了丰富的中原古音。而中原语言有了很大的改变，听不懂泉州方音，说是“南蛮舌”。如此，泉州人反而要正音，学习新的官话，才能和中原人沟通，真是岂有此理！

事实上，唐代的泉州人到中原，似乎还不存在这问题，或许，已有问题，只是还不突出，因此，也未见史书有这方面的记载。问题出在唐末以后，中原不断异主，城头变换大王旗，官话也不断更新，今之河洛人渐渐不懂古之河洛语，如此，才给泉州人带来烦恼。不知不

觉间，北上的泉州人发现，他们所踏上那片故土，变得陌生了，语言交流也成问题了。因为，中原又有了自己的新方言，这新方言又变成了新官话，而朝廷上的皇帝及文武百官，大都来自中原，来自北方，是不可能先学闽南话再来同泉州人交流的。于是，进入首善之区的泉州人，不能不屈尊学习新的官话了。

可是，宋代以来，历朝历代的泉州人，又偏偏老是学不好这新普通话，于是，尴尬的事情自然就出现了，大部分的北方人始终听不懂泉州人的普通话，在他们看来，这种地方腔很浓的普通话，无疑就像是一种外国语言，甚至更难懂。

实在闹不明白，泉州人为何一直学不好这新普通话，不就是一种语言吗，有那么难学吗？或者，是不是泉州人的口腔结构真有点异样，舌头甚至于喉咙有点问题，弄得发音方式与北方人大有差异，某些音实在发不清楚，甚至干脆就发不出来，如此，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或者，干脆不理它，省得受那个窝囊气，行吗？也是的，学不好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至少在泉州这个地方，也可以活得潇洒自在，可是，泉州人又缺乏这种豪气。时至今日，中国许多地区仍以其方言而自豪。京津及华北地区以其是当代官话的发源地而自豪，上海人以其沪语而自豪，西南人以西南官话而自豪，即使是与福建同为“百越纹身地”的广东，更以广东话为自豪。众多地方语言自我欣赏与自我陶醉，而福建尤其闽南，乃是少数不以此为自豪的区域之一。尽管，闽南话影响力很大，据称有六千多万人使用，可是，泉州人从不认为闽南语是值得自豪的语言，相反，常因讲不好普通话而感到内疚。

既然如此，尴尬大概还会延续下去！